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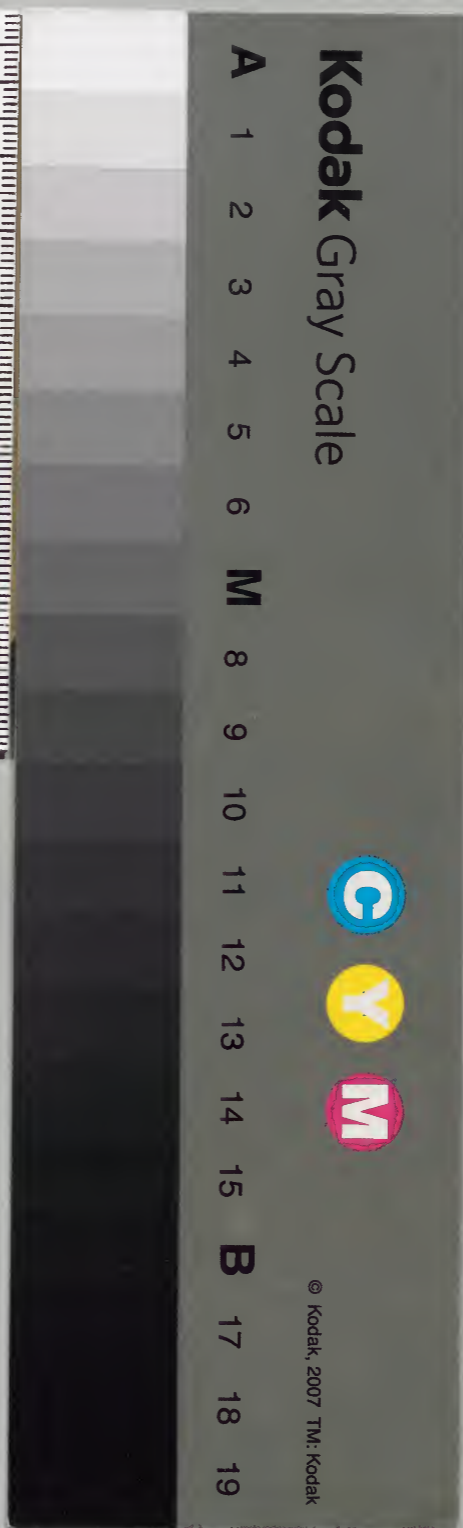
漢書評林

第四十五本
 第九十四卷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第九十五卷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
 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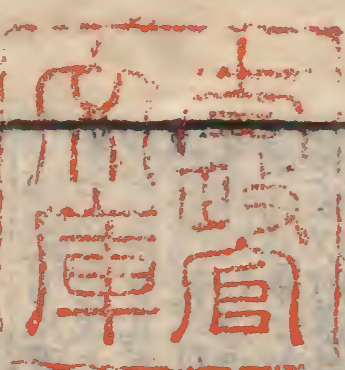
| | | | | |
|-------|---|---|---|---|
| 庫文官政太 | | | | 漢 |
| 五 | 一 | 二 | 一 | 書 |
| 〇 | 四 | 三 | 〇 | 門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
| 庫閣內 | | | | 漢 |
| 二 | 一 | 一 | 〇 | 書 |
| 九 | 五 | 〇 | 一 | 類 |
| 函 | 架 | 冊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101 |
| 冊數 | 50 (45) |
| 函號 | 279 6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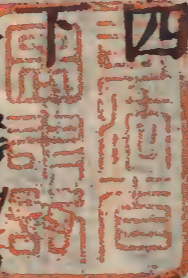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
 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
 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
 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
 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
 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奢樓頭為右谷蠡王師曰音
 音莫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
 揮音莫兄右奧鞬王為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
 呼韓邪單于師古曰揮音經與是時西方呼揭王來
 與唯犁當尸謀師古曰揭音丘例共讒右賢王言欲
 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

隆提提出凡五
單于句總東上
又而後叙其互
相并滅繼不亂
茅坤曰匈奴垂
而為五單于於
是並以附漢矣

王維楨曰以下
匈奴自相攻
擊處以東西南
北為眼目相點
次甚明

王維楨曰以下
次呼韓邪到支
兩單于始末法
度嚴整不減史
記

寃復殺唯犁當尸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
揭單于右奧韃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烏藉都
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
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
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
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
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
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
于即引西南留關敦地師古曰關音關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
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
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
單于行千里未至呼姑地師古曰呼姑音姑又逢呼韓邪單于
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

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賢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
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
邀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
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邀累者其
官號也 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
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眾裁數萬人屠耆單于
從弟休旬王將所王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
兵至右地自立為閼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
于兄左賢王呼屠吉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
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
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
破其兵走到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
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

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
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於人為下以馬上戰鬪為國
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
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為諸國
師古曰漢雖強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
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亦辱之更令卑下也為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強弱有
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
居也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
強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
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眾
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
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

秦觀曰漢武帝擊匈奴追奔逐此者二十餘年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逮宣帝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漢以威德覆之于是始肯臣服其露中呼韓邪單于遂來朝于甘泉之宮天孝武用武之主也宣帝守文之君也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者何哉用武之主奮威而擊于前守文之君垂威而取于後亦其形勢使然無足怪也黃震曰犁其巢穴固弊中國納其內附亦弊中國嗚呼誤哉王世貞曰武帝之強也用文之餘富也而宣元

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願朝三年正月會正旦
之朝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單于正月朝天
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
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綬師古曰蓋古也
侯主之制也玉具劍孟康曰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
衛劍鼻也鐔音淫衛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
字本作彘其音同耳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
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
也榮戟十師古曰榮戟安車一乘蜜勒一具師古曰勒馬轡
也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
于先行宿長平師古曰長平上自甘泉宿也陽宮上
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

之降匈奴也用
武之餘強也

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
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
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有急保漢受降城也於此自守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
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
朔方雞鹿塞師古曰在朔方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
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前後二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過之甚厚
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
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
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
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
眾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

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
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
出兵殷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
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
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
漢師古曰稱漢朝之意也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
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
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擊因此擊烏揭烏揭
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下令并二國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軍師五千
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
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一萬斛以給焉郅
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

茅坤曰漢之為
屈於呼韓極矣

隆按不畏郵支
與前郵支敗呼
韓邪相應

茅坤曰昌益此
約未為不是

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郵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
奴降者言聞既脫皆殺之師古曰於既脫之呼韓邪單
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明年漢
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
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師古曰疑者疑
昌

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
畏郵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此歸者師古曰塞下無
禽獸則射獵無
所得又不畏郵支
故欲北歸舊處恐北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昌
更共為言要

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世
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
古曰漢人為盜於匈奴匈奴人為寇發兵相助漢與匈
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
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師古曰諾水
即今突厥地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力金留契撓酒應劭曰徑
路也金契金也留黎飯七也撓和也契金著酒以老
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益還
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
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盟令
單于得以惡言上告于天蓋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
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益奉使無狀罪至不道
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
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郵支既殺使者自
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
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翁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郵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
兵取烏孫以立之師古曰言與郵支并力共滅烏孫
孫以其地立郵支令居之也

茅坤曰此可見
謂此則入臣臣
亦必不可久傳
曰狼子野心非
我族類其心必
異

隆按呼韓邪竟
北歸庭句了款
塞一案且與此
卷首句相應

不維植曰看他
說呼韓邪事完
又接郵支說郵
支完又接呼韓
邪又旁及烏孫
康居諸國皆可
謂極力摹寫最
淡泊有情

漢書卷九十四下匈奴

昔坤曰呼韓附漢既被龍護之陰矣竟寧時不罪呼韓之歸故國也又于其入朝再加寵遇過矣

翁萬壽曰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顧單于之膝成表短絛內其且生而呼韓稱額

願伊番此此何也漢武直其盛強而威哀際其衰弱也
即仁子曰無冠而寢安保其不憂枕較而臥安保其不睡狼子其心變詐可畏其強也則有幾其弱也則有幾則有消亡之朝未易以俄而測也呼韓謂單于未嘗獲然而欲救備我心果可時乎候應之言嘉漢之所遠存者
中勝非久請邊功為國家深謀遠慮者不能不此言

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愁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眾中喪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牆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言邊事以為不可許

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匈奴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師古曰斥開也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羌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成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達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一也中國有禮義

唐順之曰愈出愈奇

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
 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與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
 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
 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
 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塞
 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往者從軍多
 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
 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何俟望急
 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
 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
 非皆以王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師古曰王垣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僵落谿谷水門稍
 稍平之師古曰推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卒徒築治功費久

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皆

繇戍師古曰壹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

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

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

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際虧

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

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

單于曰師古曰嘉也論謂曉告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

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其

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

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

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

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

茅坤曰不以詔諭而以口諭以侯應所言不可聞之敵國也陳仁子曰讀文帝賜匈奴書其辭委曲有兄弟之稱讀元帝賜單于書其辭峻截有父子之嚴非元帝之過于文帝也文帝當夷狄之強故委曲以盡其情元帝際夷狄之弱故峻截以示其

帝際夷狄之弱故峻截以示其

分所遺不同所
處亦異

茅坤曰伊秋嘗
亦有識者

單于謝曰愚不知太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
左伊秩嘗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讓
伊秩嘗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嘗懼
誅將其眾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令佩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為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
呼韓邪來朝與伊秩嘗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
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
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留住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
子請王歸庭伊秩嘗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
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
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為單于充使留住於漢不能還匈奴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胡語京曰兩關
氏以婦人而能
持大義立論棟
樑若此孰謂凶
奴無人哉

為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
韓邪嬖左伊秩嘗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
生一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且音子餘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
為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
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
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
欲立且莫車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
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
關師古曰創音初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
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
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

隆按復妻王昭君與前文死妻其後母何相顧

陳仁子曰國家受降各有其義伊邪莫演為其主貢獻非自以地來者比而乃欲受之一則失國家之體二則生逐夷之黨三則開奸叛之門而況出于區許以降中若無谷

未杜之謀適以身笑于夷狄立澤曰谷亦社欽此議得帝主以誠信待夷狄之道

為復株紫若鞮單于復株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

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香為左賢王且莫

車為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紫單于復

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李奇曰居次者女之號若

漢言公主也文頽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小女為當于居次文頽曰當于亦匈奴大族

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畢林王伊邪

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捕反師古曰河東之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

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

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與匈奴數為邊害故

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誑體稱臣列為北藩

遣使朝賀無有師古曰享當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

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

賁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

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

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

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

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諉詐亂也音

反許遠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

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

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

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

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

鞮單于搜諧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駒留斯侯入

侍音許古曰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詣單于立八歲

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

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

于立遣子右於涂攢王烏夷當入侍以囊知牙斯

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牙

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一閼

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與為右賢王師古

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閼氏即上所謂遣子右

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太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

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

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鵬也黃頭赤日

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

茅坤曰斗入漢地者豈即漢武時衛青所取河南朔方而因秦上谷之斗辟賜進陽地于胡者耶

無窮根為土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

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

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藩至匈奴以語次

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二都尉

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

此地直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

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

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

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

有之此温偶駱王所居地也師古曰駱音塗未曉其形狀所

生請遣使問之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藩容歸漢後

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索此

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駱王匈奴西邊諸族作

宋祁曰關塞作

茅坤曰漢不認
藩之求地而以
擅稱詔聞又特
徙藩為濟南太
守得體

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謂諸水王為諸且
先父地不敢失也潘還遷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
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
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
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
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接寔師古曰寔
翁族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
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
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卑接寔恐遣子趨遠為質匈奴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接寔質子單于受詔
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
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
游亦摠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

盧舜治曰揚子
雲好奇字其人
有與引解嘲劇
秦三篇皆用豈
牙語此書子
正而疏愛離推
之實是中不亞
也
隆按漢與匈奴
從此際一句是
細以下總明所
以致際之故是
目
又按傳中所載
秦漢以來匈奴
強弱起伏之變
揚雄一書指其
大概矣第其所
謂單于歸義過
上世遺策則內
夏外夷古今大
義如必欲腥膻
親類皆稽顙來

大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
本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際矣本北地
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際甚
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
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
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
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師古曰
固如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師古曰卒終也
免之計其事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
醜惡故不傳

朝而後為遺後
之策是乃喜切
漢武穿天喜切
之於心非帝三
大中季正之道
也

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安阿順指
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然後匈奴之
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
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五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
之數月廼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
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者工堯反匈奴覺之
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
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
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
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
禪於姑行以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
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常未肯稱臣
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師古曰於

狼望之北哉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供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

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師古曰喙口也推

也廬山匈奴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

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

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

信也謂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

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

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太化神明鴻恩溥洽

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刑攜國歸死扶

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師古曰顯制謂自此

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

師古曰鷙狼也音竹上二反形容魁健身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

茅坤曰兩條戰守之計總上

茅坤曰借南夷以形北虜之難制

隆按索何以下正漢與匈奴從此有隙處

隆按夫胡者一轉總收一篇意而應之

茅坤曰此一轉又明功事體

隆按此書末句與首句相喚應陳仁子曰甚哉

惡師古曰赫謂附屬也其疆難誅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師古曰姑繒謂西籍湯姐之場古曰籍猶蹈也姐音南夷種也在益州艾朝鮮之旃師古曰艾讀音艾朝拔兩越之旗師古曰艾讀音艾朝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一時之勞師古曰離歷也固已犁其庭掃其間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

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太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戰擊於外師古曰戰擊言使車外交馳其戰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太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一二三丈埋者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千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

虞美狄之難也
不受則失其心
受之則實其財
姑以宣帝其露
之賜觀之金珠
重焉之費勿論
也當是時錫繡
綺縠雜品止八
千匹至建乎加
至三萬四哀帝
之車力小如宣
帝實則四倍于
宣帝雖獲遠
之虛名深贊國
家之實力酌而
處之既不卻其
朝又從裁其賜
揚雄似欠一言
而漢庭公卿亦
無以處此吾故
曰匡處之難
隆披揚雄之書
誠是已已而許
其來朝而帝竟
以六月朔嘗或
言亦有謬耶事
之偶合有如此
又被提是時

漢平帝句平前
為莽開黨匈奴
起察

中行曰盟
上書稱臣秦以
來所未有迺十
平帝之中年見
之是豈一時所
能致者

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雜
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
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
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
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
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師古曰告之以
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知之加賜衣三
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它如河平時
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
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況等之食單于迺給其糧失
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
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
方同母兄左日遂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

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
盛異於前師古曰以此事迺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
須卜居次云入侍師古曰云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去胡來王唐堯曰為
其去胡而來降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
漢故以為王號

匈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
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

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
域內屬不嘗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今遣之單于曰

孝宣孝元皇帝哀憐師古曰既屬漢家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

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以狀聞有降者不
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

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輒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

險按曰已受曰不當得受曰不得受曰勿受曰得受之曰逆受曰皆不得受意
諫目貫
茅坤曰斬二虜造設四條亦莽之材略之雄處然乎以四條格真於胡大較中國御夷貴正而靜不貴奇而動又曰夫名之一與二何損益于朝廷之上哉蘇

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絕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俗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不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廼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菹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菹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主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印封師古曰與重書付單于今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東封由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一名囚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曰太后遣使者各諭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菹使者告烏菹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菹稅師古曰時常稅是匈奴人民婦女欲買販者皆隨往焉烏菹以求之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菹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菹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菹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菹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菹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師古曰受其皮不遣王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師古曰諭曉

以逆受為奴而因以為功於太

漢書卷九十五

匈奴

師古曰諭曉

王維楨曰以下
次左姑夕疾
無從旁兩止單
于勿與印絃情
事一一如睹

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
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師古曰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
授單于印絃師古曰絃者印之紐也詔令上故印絃單于再拜
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絃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疾
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且勿與單于止不
肯與請使者坐堂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
絃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
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絃奉上
將率受著新絃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
謂諸將率曰知者姑夕疾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
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
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知推破故印以絕禍
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推壞之

一東見單于怨
恨中國之改結
上起下

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曰將率曰漢賜單于印
言言不言置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
去去重重加加新新與與臣臣下下無無別別願願得得故故印印將將率率示示以以故故印印謂
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
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
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
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
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師古曰謂前驅略得婦將率
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
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
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以聞詔報從塞外
還之單于始因夏疾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
桓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田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

怨恨迺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等十餘人將兵衆萬
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為寇勒兵朔方
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
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
千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舉其一國單
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
曰後成車師小國也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
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
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井死即謀劫略吏卒數
百人共殺戊巳校尉乃護遣入與匈奴南犁汗王南
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
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玄商
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橐吾水上

凌約言曰賊莽
篡漢變夷尚未
肯帖然而當時
衣冠竟甘心為
之臣妾寧非綱
常一大變乎

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留居單于所數
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
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
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
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
為孝單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
戰十師古曰戲戰有旗之戰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
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
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
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
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

直德秀曰无所謂三策蓋上世不征其上世然周宣之世戎狄內侵晉容不征之及境而返不榮師深入似亦不可謂非一策也尤之論五難皆矣而其終也又欲深入擊擊

以創艾之此又何策邪且莽以無道而致夷狄之畔在末嘗一言及此而顯論用兵利害甚固不足為言然尤以漢臣而甘心事莽其又何說邪

茅坤曰趙充國亦嘗議及此

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木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廼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齊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下令逐之遣令地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于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蝱之螫咬之而已師古曰蠱古蚊字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

日約少也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長也音茂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二十萬眾具二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復薪

徐中行曰伐胡不過百日蓋止計往還之一度而言耳若兵連禍結繩繩不解只一武帝一提冥至二十年而後已豈僅百日耶

隆按嚴尤所論五難若成長慮有趙充國屯田中二策遺風

隆按提初北邊一段又通前一東見邊塞自恭而復開云

炭重不可勝師古曰彌古金字鎖金食糲飲水以歷

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

欲又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

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

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虜要遮

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

伏憂之今既發兵且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

且以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莽不聽尤言轉兵

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

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

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

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

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去其眾捕得虜

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為寇兩將以聞四

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

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

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

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

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年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

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云之

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

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烏累

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

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闕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

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

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

宋祁曰厨字上
有右字

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
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五貶護于為左屠者王
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
制虜塞下師古曰虎猛縣名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
和親侯王歛者王昭君兄子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
歛歛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
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
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
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
送歛颯奔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
言莽依此作刑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者謂不孝
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之莽依此作
刑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
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

陸倕單于貪莽
金幣三石與上
單于貪莽賂遺
一段同意

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入為寇而虜掠使者問單于輒
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
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歛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
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
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劉德曰縣易車
也舊司農出錢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
易牛也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號匈奴
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
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
盜如故咸歛又以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
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十一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歛錢二百萬
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

茅坤曰卷之欲
出共以輔立軍
子何哉

立為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
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盜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
鞮呼都而尸單于與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
云女弟當尸居次子醯犢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
親侯歛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
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
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
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
死莽以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也
任奢本為侯莽以女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
妻之故進爵為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
立之者師古曰言為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
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
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唐順之曰此篇
議論叙事夾機
最為奇作而中
間以仲舒之論
貫串武官王莽
之事尤是筆力
變化
又曰漢書大文
字
茅坤曰三代以
來御吏之概亦
且盡之矣
隆按通篇論和
親征伐俱非御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
兄弟匈奴中亂師古曰言中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
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
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
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師古曰
柱也音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
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猶夏師古曰虞書舜典載舜命臯陶
諸國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美僖春
秋有道守在四夷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二年
者天子守在四夷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古
夷言德及遠義夫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
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
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

夷長策而來則
懲去則守者斯
合先王以不治
治之道也正
意臨未乃見

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
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
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世歷年多於春
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
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
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
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
結和親賂遺單于與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導而
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
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
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師古曰六

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北郡西河也其安定
天水西河武帝所置耳史本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

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馬唐與

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

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

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

說也師古曰此此獨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

厚利以沒其意師古曰沒沒也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

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

何奈殺愛子何師古曰展轉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

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晉灼曰堅

勝遣貞士為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啜

和親之務也哺師古曰啜也哺謂所食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

唐順之曰欽柳
先揚

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

茅坤曰東人直
犯此弊

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
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
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
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
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
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
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
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
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
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
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院權時
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世
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

茅坤曰故呼韓
邪以下推本言

丘濬曰班固引
仲舒之言和親
而斷之曰仲舒
之言漏信乎其
蓋與賢生五節
之說略同後世
亦有有用之以
禍自爭者矣然
卒無益焉枉賞
民財損國威爾
茅坤曰仲舒之
言句串前應轉

唐順之曰此
錢發出正論

吠之警務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務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
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
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
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
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
師古曰遠古通字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能守塞
之備侯應以為不可謂盛不忌衰安必思危遠見
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
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
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
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也師古曰媮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

白濁口班固謂
聖人之於夷狄
不與約誓則後
世與之通和者
非失不就攻伐
則後世之窮兵
出塞者非矣然
則如之何則可
固曰來則懲而
御之去則備而
守之斯二言者
所謂治戎之上
策也若夫使曲
在彼之一言則
又真得聖人正
義明道之心躬
自厚而薄責人
之道也

隆按史記分三
傳班史合之
盧辯治曰南夷
君長以下三十
句為創置犍為
等六郡一大案
乃古今冠冕之
文

隆按此上歷叙
西南諸夷方隅
風俗

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或脩
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欵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
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
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居北
垂塞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
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
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
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
而不內踈而不戚師古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
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
則接之以禮讓羈靡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
夷之常道也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四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千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其西靡莫
之屬以千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自滇以北君
長以千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此皆推結師古曰
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耕田有邑聚其外西
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名為
舊昆明師古曰舊即今之南寧州諸農所居是其地也舊音
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
以東北君長以千數徙師古曰徙及徙都最大師古曰徙後為徙
縣屬蜀郡徙音都後為沈黎自徙以東北君長以千數
冉駹最大師古曰冉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樹債曰韓非子載莊躑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躑蓋在莊王時此莊躑者楚莊王之裔也去莊王時百年又一莊躑也茅坤曰莊躑王之王楚與尉佗之王南粵並乘中國亂而乘上以王者

隆按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

如兩越起嚴助朱實臣朝鮮由涉何此班史立傳之微言也

長以千數白馬最大皆氏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

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躑將兵循江上師古曰

謂緣江而上也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

莊躑者楚莊王苗裔也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

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旁平地肥饒數

千里師古曰池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

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廼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

以長之師古曰為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

道澆廣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

此國而開蜀故微師古曰西南之微猶北巴蜀民或

竊出商賈取其柞馬爨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

六年太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

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南粵食蒙蜀掠

醬晉灼曰枸音矩師古曰子形如桑椹蒙聞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

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

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廼上書

說上曰南粵主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

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

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

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

萬餘人師古曰師古曰食糧從巴柞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其族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師古曰其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

王維楨曰開邊
實者相如也武
帝喜窮兵而二
子中其欲故致
上民罷疲如此
公孫弘雖曲學
阿世而視問以
不使報則當時
時事可知已

凌約言曰唐蒙
食拘醬而通夜
郎張騫見印竹
杖而通身毒國
兩段辭不對而
意對

宋相曰據邊使
嘗云為求道西
此四歲四字當
作四字屬上有

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棘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可作，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淫死者甚眾。師古曰：餓，音能。餓，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南夷大為損。』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保，師古曰：令，自保。保，就。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騫因盛言，太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命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來，閒。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師古曰：當。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見。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來之。令。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笏國虜其老弱。師古曰：音。子。餘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古曰：言。因。軍。行。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而便誅之也。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臨按以本史
記西南夷傳文
以下班氏所續

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夜郎遂
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日蘭平君并
殺祚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印都為粵雋郡祚
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使王然于以勞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
王者其眾數萬人其功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
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
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
西夷師古曰言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
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

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二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
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犍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
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
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
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鈎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
擊反者師古曰鈎音鉤音鉅子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
為鈎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後
間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頰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
郎王興與鈎町王禹漏卅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
邑名後為縣師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
古曰更互也

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臣持節和解與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

王鳳曰大中大夫臣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

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

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師古曰曠空也一時

不昂發師古曰昂發也王侯得收獲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

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

尉師古曰尉也遠城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

也吳師古曰吳也賁育也賁育也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之所施

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

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

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要害者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

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

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

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師古曰言不生草木也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

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

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爲牂

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爲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昔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與興不從命立請

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師

日且音召興與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

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邑君曰將軍誅亡狀

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

王禹漏卧侯俞震怒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

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劫二十二

隆披因其萌芽

意即上罪惡未成

茅坤曰陳立雖

有功而鉤町一

帶近王莽禍亂

不絕此足以爲

戒窮兵遠戍者之

邑反至夜立秦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翁指據院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饑道縱反間以誘其
 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讀曰共引兵
 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音摩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
 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
 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
 左庶長師古曰第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
 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
 莽篡位改漢制貶鈞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
 也并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
 不能服二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
 遣平蠻將軍焉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歛取足於民

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
 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
 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
 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
 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二歲餘死者數萬而
 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
 根太守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師古曰此漢興
 之姓名也

隆按南粵傳本
史記文而益之

隆按南粵傳本
史記文而益之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秦并天下略
 定楊粵師古曰本楊州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有罪者徙之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貴病且死師古曰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
 海之縣也即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
 今之循州

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與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族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

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

中長吏亡定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

尉事貴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滬谿關曰盜兵且

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

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奔桂林象

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

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

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

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

后聽讒臣別異蠻夷卑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

手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

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

慮侯竄擊之師古曰周也慮音慮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

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

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東西萬

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

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

曰言不以威武廼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

加於遠方也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

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

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

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棄外

奉此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

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日臨事不

弟坤曰漢御夷得體

隆按史記不載賜佗書

樓咄曰委曲即護不自尊大而

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

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

惻但能服夷狄

之心又且明白
正夫得待夷狄
之休

又曰惠帝即世
句變上文亦略
有輕重

又曰以故諱暴
數句要感動之
不可不諱破
隆按文帝以秦
道治天下即側
室子一句已見

樓昉曰雖王之
國二句詞雄意
深

樓昉曰既歸之
吏又歸之高皇
帝尤為得休

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諱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

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

位不見不得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疾

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他之昆弟在

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朕以王書罷將

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

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乏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危

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于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大牙相人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師古曰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

足以為天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

之蘇林曰領山名地如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母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

褚上中下者綿之願王聽樂娛宴存問鄰國師古曰

及願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

臣奉責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

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

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大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

隆按去帝制黃

屋左纁與上乘

黃屋左纁相制

相應

又按史記載佗

所書在下令

漢書卷九十五

南粵王

王使為外臣時

內貢職

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

王使為外臣時

內貢職

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

王使為外臣時

內貢職

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

王使為外臣時

內貢職

時輸入貢職

孝惠皇帝即位

王使為外臣時

內貢職

時輸入貢職

國史之類

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

士信諛臣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

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即予予牡毋

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群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齒

已長謂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中藩中尉高御

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

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

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

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諛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

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師古曰羸

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此有長

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老夫故敢妄

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

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

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

與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

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

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

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也蘇林曰漢舊儀以

故味辛而漬之以蠹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

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

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

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任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入上書曰兩

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

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

猶重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閩粵兵未逾嶺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

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廼興

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

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

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

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古

曰休誘也不可被誘休以好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

語而入漢朝也休音先韋反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

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主嬰齊嗣立即滅其先

武帝文帝李奇曰武帝去其替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

女師古曰穆音居虬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

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

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主太子興

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

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

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立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也衛尉路

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

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

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

隆按叙兩王以入見不入見為眼目

隆按叙呂嘉素
得衆心爲後弒
太后王根本

西汝成曰師古
介特也下云
介甲也被甲而
自衛也两个字
同而注不同殊
不知介即介導
之介

史記介作分
也

日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除其故黥劓刑用漢
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
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
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七
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
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

日秦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
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

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置酒請
介特也

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官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即趨出太后怒欲銜嘉以矛師古曰銜謂
於常也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弟也
即上所云云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

素二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爲王王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
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不足

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
秋師古曰穎川人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

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迺遂

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爲僮奴自脫一特利亡願趙氏社稷爲

茅坤曰漢武英
風大略可睹

隆按叙討南越
兵類太史公叙
垓下之戰

隆按南越以番
高為險阻故傳
中曰未至番禺
曰咸會番禺曰
至番禺連絡相

隆按曰會暮曰
遲且曰以夜脉
絡相貫

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
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與妻
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
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繼之令深未至番禺四
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困封漢使節置塞
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
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封其子
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
子廣德為壘侯晉灼曰壘乃赦天卡曰天子微弱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呂
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令粵人
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
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
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
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即兵下泮柯江咸
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
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
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
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
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
伏波迺為營師古曰設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
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樓船力攻燒敵
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且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
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

漢書卷九十五 南越五 四十一

隆按此後班書補入

隆按未句總前一結

隆按此傳本史記原文而稍刪之並次兩王錯綜而序

盧辨治曰粵人相攻于漢云子無損益也乃為之遣王恢以下九將軍及其降也疾居殿以下七人非武帝長駕遠馭之材乎

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

孟康曰越中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

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翔

南海與將軍取以軍降為滕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

陽音來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論告師古曰越將姓畢名駝駱四

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以椎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

五世九十二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勾踐之後

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

日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禺陽令吳

芮師古曰吳芮號所謂番禺君者也也番禺音蒲向反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子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以故不佐

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孝

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論其功師古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師古曰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

數世孝景二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粵

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

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

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

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

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且在助傳
 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迺悉與
 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
 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
 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嶺閩粵王郢發兵距
 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
 盛強今雖勝之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
 後必更來也兵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
 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
 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迺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乃師古曰繇音搖

隆按餘善自立
 為王其心已無
 漢天迺漢非惟
 不罪而囚王之
 以多其誅即之
 力是縱之而使
 驕也吞漢將軍
 有自來矣

使中郎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
 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
 為餘善不足復與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
 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
 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
 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
 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
 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
 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迺遂發兵距漢道
 號將軍驕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
 也齒城陽恭王子師古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

漢書卷九十五

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上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

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揚僕也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粵侯

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

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

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核終古斬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核姓終古名也核音表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

或作籛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

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

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

名敖疑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外橫海將

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

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

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李奇曰漢兵至棄軍降

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司斬西于王封為下邳

侯師古曰於於是天子曰東粵陔多阻閩粵悍數反覆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

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秦滅燕屬遼東外

徵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浪水為界師古

浪水在樂屬郡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

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浪水居秦故空地上

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都王險李奇曰會孝惠

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

漢書卷九十五

王維慎曰咸入東粵句與前傳咸會番禺句同例

隆按相以天子語並結之

隆按朝鮮傳仍史記原文稍易數字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都王險李奇曰會孝惠

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死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師古曰者其孫名也

天子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文雍闕弗通師古曰辰謂辰

轉之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

日譙責讓也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

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即度水馳入塞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結拜何為

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

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

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

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如淳曰遼東兵多也敗散多還走坐

法斬師古曰於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

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

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

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

疋及餽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

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敗城守數日未能下左將

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

隆披墓竊兩將不相得而相疑

史記詳下有後字

茅坤曰即李倭
光與李晟之屯
沐橋兩將異指
鮮有不敗者

隆按素所意應
上心意班氏兩
下意字見非其
實也

隆按許遂史記
作誅遂許字是

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
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
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
為要約而請降
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
其約不啻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
軍罪師古曰
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
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
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
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
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
船數期不啻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
太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

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
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
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
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絕故皆
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
尼谿相參二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
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啻尋下文乎啖音類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不能與
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二年夏尼谿相參迺使
入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
成已又反復攻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
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
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
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濼清侯
濼音獲陶為秋首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朝鮮傳

黃震曰班氏之論善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懇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

隆披先王以德禮招攜懷遠則無事于勤兵矣好事之臣何庸以開邊塞或積不滿五臣之意溢于言外

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棄而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師古曰列口縣

名地度海擅先縱師古曰先得之師古曰楚粵之先歷世有王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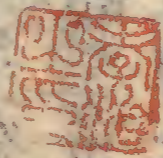
而勾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為

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

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

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故贊別之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Small handwritten mark or character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page.

